

劉勰《文心雕龍》對二陸兄弟文論的參酌與開創

呂武志^{*}

（收稿日期：110 年 8 月 25 日；接受刊登日期：110 年 12 月 22 日）

提要

本論文探討西晉二陸兄弟文論為梁劉勰所參酌並進一步開創的真相。針對六個層面：綜論文章風格與體勢、探討靈感及構思狀況、關注為文宜養神衛氣、強調立意與先情後采、講究謀篇與安章造句、重視多樣化修辭技巧。綜合以上六者，可見劉勰《文心雕龍》大量參酌陸機〈文賦〉和陸雲〈與兄平原書〉的觀點，反覆辯證；取捨之間，不避雷同，不為苟異，所以能廣納魏晉以前文論的精華，推陳出新。清章學誠稱《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籠罩群言」，洵非虛譽。

關鍵詞：劉勰、《文心雕龍》、二陸兄弟、陸機、〈文賦〉、陸雲、〈與兄平原書〉

^{*}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文法學院特聘教授。

一、前言

論西晉文學，多首推「二陸」：陸機、陸雲兄弟齊名，但兩人性情迥別，機之為人，體氣清剛；雲則溫厚弘靜，故時人比之顏回。即就文學理論而言，二陸兄弟也十分重要，所以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推讚西晉作家：「機、雲標二俊之采。」¹〈序志〉歷舉晉代文論家，則有「陸機〈文賦〉」、「士龍之輩」等語，可見劉勰重視二陸兄弟。陸機〈文賦〉做為中國文論史上第一篇論述文學創作的文章，和《文心雕龍》確有密切關聯；清章學誠云：「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²至於清嚴可均《全晉文》輯錄陸雲〈與兄平原書〉三十五首，³內容泰半論文學創作，且多評述陸機詩文，觀點也與劉勰文論密切相應，有關陸雲影響劉勰這部份，歷來論者較少留意，其實劉勰〈序志〉提過陸雲和桓譚、劉楨、應貞四位「汎議文意，往往間出。」考察〈體性〉、〈風骨〉、〈定勢〉、〈情采〉、〈鎔裁〉、〈章句〉、〈隱秀〉、〈養氣〉、〈時序〉、〈才略〉、〈序志〉等篇，均大量明引或暗用陸雲的說法，其正式提到的次數，就多達九次，雖然不及陸機，但超過了魏晉一些具有專著的文論家，例如寫〈文質論〉的應瑒、撰《文章流別論》的摯虞、作《翰林論》的李充；此充分反映出劉勰對陸雲持說的倚重。章學誠稱讚劉勰《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籠罩群言」，⁴其參酌陸機〈文賦〉和陸雲〈與兄平原書〉繼而有所開創的真象如何？下分數節言之。

二、綜論文章風格與體勢

所謂風格，是指文章整體所呈現的具代表性的面貌；所謂體勢，是指文章的體格樣式及其所產生的氣勢。文章風格具有多樣性，陸機談到風格成因，劉勰承其說而開創者有兩

¹ 梁·劉勰，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541。以下多次引用《文心雕龍》原文，均於正文敘述中交代篇目出處，不再標示頁次。

² 清·章學誠：〈文德〉，《文史通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3，頁80。

³ 清·嚴可均校輯：《全晉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卷102，頁2041-2046。以下多次引用〈與兄平原書〉三十五首原文，均見於頁2041-2046。按嚴可均從類書、別集、總集、史書，到金石拓片等，舉凡鴻篇巨製，佚文斷句，莫不廣搜博採，當中輯佚陸雲〈與兄平原書〉三十五首，原分散在《太平御覽》居室、兵、服用、文等各部。因類書抄錄材料，一般只把和部類條目相關的文字抄入，不會全篇都抄，所以現在能看到的陸雲〈與兄平原書〉是以片言隻語的零散形態出現。

⁴ 清·章學誠：〈詩話〉，《文史通義》，卷5，頁75。

點：第一、風格和作家的個性愛好有關。〈文賦〉說：

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⁵

此闡明文家各有愛好，語言風格隨之而異。《文心雕龍·定勢》則說：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眾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句、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文心雕龍·定勢》）

又〈知音〉說：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文心雕龍·知音》）

顯見無論從創作立場或鑑賞角度看，作家的個性與偏好，必然和作品的風格特點緊密相聯；此陸、劉所見略同。不過針對這點，劉勰另闢〈體性〉專篇，討論作家的「才」、「氣」、「學」、「習」，是形成八種風格的重要因素，比陸機之說更加細緻。第二、風格和文體的特定要求有關。〈文賦〉說：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絲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文賦〉）

前乎此，曹丕已在《典論·論文》把八種文體概括為四科，並指出各科應具備的風格要求；⁶ 桓範《世要論》也有〈讚象〉、〈銘誄〉、〈序作〉，說明各體的寫作規範。⁷ 陸機在前

⁵ 清·嚴可均校輯：《全晉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 97，頁 2013。以下多次引用〈文賦〉原文，均見於頁 2013。

⁶ 嚴輯《典論·論文》：「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三國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年），卷 8，頁 1098。

⁷ 清·嚴可均校輯：《全三國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 37，頁 1263。嚴輯《世要論》十六篇，其中〈讚象〉、〈銘誄〉、〈序作〉內容多論及文體寫作及文風時弊。

人基礎上，分成為十體，並清楚辨明各體特點，此又推進了一大步。至於梁劉勰參酌先賢成說，其〈定勢〉云：

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文心雕龍·定勢》）

劉勰把二十二種體裁，區分為六類；強調每一類，或「典雅」，或「清麗」，或「明斷」，或「覈要」，或「弘深」，或「巧艷」；隨文體不同，而有不同的風格要求。所以通曉文術的作家，絕不能拘泥一偏，而必須總攬各種文體之勢，銓別對應的風格，順應時宜，妥當運用，才能夠「因利騁節」，免於「失體成怪」之譏。這種深刻論述，可視為參酌陸機說的進一步發揮。

就每一類文體與風格的對應關係看，《文心雕龍》「論文敘筆」二十篇，涵括一百八十種文體，比諸〈文賦〉十體，更加周備，對每一種文體特徵的說明，也更細緻。關於兩人持論前後相承的關係，蔣祖怡說：「陸機〈文賦〉中『十體』的名稱和解釋，劉氏除了對『說』的解釋『煒曄而譎誑』不大同意之外，其餘的，《文心》多本於〈文賦〉。」並且指陳：「《文心》中關於『詩』、『賦』之說，並胎息於陸。」⁸蔣氏此論很有見地，可惜對陸機詩、賦之外的其他八體欠缺說明。以下逐條比勘，以證明劉勰採擇陸機之說為可信。〈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文心雕龍·明詩》云：「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陸機認為詩要順緣情性，聲采綺麗，劉勰認為四言詩以典雅潤潤為根本，五言詩則應把握清新華麗的原則。所謂「清麗」，意思和「綺靡」接近；可以溯源到曹丕《典論·論文》「詩賦欲麗」之說。〈文賦〉云：「賦體物而瀏亮。」《文心雕龍·詮賦》云：「賦者，鋪也，鋪采摘文，體物寫志也。……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陸機強調賦體要鮮明爽朗，劉勰主張其意義要明潔雅正，詞藻須巧妙華麗；兩人都認為賦應「體物」，要體察事物而作，其持論相近。〈文賦〉云：「碑披文以相質。」《文心雕龍·誄碑》云：「標敘感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陸機認為碑文寫作要文實相副，劉勰同樣要求標舉清操盛德、表彰美行功烈，文字要像史傳那樣謹嚴真切。〈文賦〉云：「誄纏綿而悽愴。」《文心雕龍·誄碑》云：「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嗟乎若

⁸ 蔣祖怡：《文心雕龍論叢·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讀〈總術〉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84。

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比其旨也。」陸機認為誄文必須言語纏綿、情感悲悽；劉勰認為論述死者生前，要使人感到音容宛在、傷心欲絕；其大旨相近。〈文賦〉云：「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文心雕龍·銘箴》云：「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銘、箴的寫作要領，劉勰綜論兩體有異、有同。相同的是：兩體之取材用事都必須覈實明辨，舒布文辭方面都應當簡潔深刻；和陸機說的「博約」、「頓挫」意思接近。相異的是：箴文之用，全在防範過失，所以行文必須堅定懇切；銘文之用，兼具褒揚讚美，所以意涵貴乎弘偉溫潤。劉勰所謂「確切」、「弘潤」，也和陸機「清壯」、「溫潤」的看法不悖。又〈文賦〉云：「頌優游以彬蔚。」《文心雕龍·頌贊》云：「原夫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雖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劉勰強調「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也就是頌讚人物，其辭采要美妙，足以發揚盛德；意旨要寬宏，足以彰顯氣度。這和陸機要求「優游以彬蔚」，主張頌體要寫得從容不迫，文采華盛；觀點是一致的。又〈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文心雕龍·論說》云：「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迫於無形，鑽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陸機說的「精微」，劉勰闡述為：「窮於有數，迫於無形，鑽堅求通，鈎深取極」；陸機說的「朗暢」，劉勰闡述為：「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兩人在說法上，詳略有別，實質相近。〈文賦〉又云：「奏平徹以閑雅。」《文心雕龍·奏啟》云：「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劉勰繼承陸機的見解，主張上奏國君，抱持的心態要光明允當、篤厚真誠，剖析事理則當力求通達條暢優雅。

至於〈文賦〉云：「說煒曄而譎誑。」《文心雕龍·論說》云：「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劉勰主張「說」之寫作，務必秉持「時利」、「義貞」兩項原則。如果目的不是去欺騙敵人，自當忠信相待；用敏捷才思和動人辭采來博得人君的寵信。他質疑〈文賦〉所謂「說煒曄而譎誑」的觀點。其實陸機所述，指的是戰國策士游說，須用光彩聳動的言辭來遂行詭譎虛誑的心術。所謂「煒曄」，就是劉勰〈論說〉講的：「言資悅懌」之義；而「譎誑」就是劉勰〈論說〉講的：「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事實上，這完全符合戰國乃至漢魏混亂時局，謀士雲湧，「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的歷史真象。劉勰批評的，應該是指陸機之說不以忠信為本，其陳義有所偏頗！

談到陸雲，他在體勢與風格方面的見解，劉勰也頗有參酌。〈與兄平原書〉第三首，

陸雲自嘆所寫〈逸民賦〉，因為：「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希望陸機為他「小潤色之，可成佳物。」又第十八首稱〈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按「緯澤」當與「悅澤」同意，既然可以經由「潤色」來達成效果，可見是偏重修辭的層面。又第十一首自稱：「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說明陸雲原本是「尚勢而不取悅澤」，後來聽其兄轉述張華見解，才採納而有所改變，除了「尚勢」，並能兼顧「悅澤」。此舉令劉勰大加稱賞，《文心雕龍·定勢》明白引用並評論：「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而後能從善矣。」劉勰推讚陸雲樂於捨己從人、見義如轉圓的態度，並承其說，大力強調「勢實須澤」。關於「勢」這個問題，陸雲既然「尚勢」，則平素必然十分重視文章體勢；但什麼是「勢」呢？從現存文獻看，陸雲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劉勰〈定勢〉則詳加推演：「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劉勰為「勢」下定義，他說「勢」，是因應體制的利便，來決定作品的語調辭氣；就像箭射而直、水流而曲、規轉成圓、矩畫成方的道理一樣，都是自然而然的現象。換言之，各體文章都有一定的風格趨勢；隨著體裁不同，作品語態也因而多采多姿。從「定」的角度看：「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此言模倣《五經》，自有典實雅正之美；效法〈離騷〉，必具豔治耀逸之華；文意淺顯，不能並包含蓄之韻；措辭明辨，難以兼賅繁縟之采，也就說明了文章體制和語態有相對應的固定聯繫。從「不定」的角度看：「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劉勰把各種文體，歸於六種風格。說明何種體裁，就應該表現何種語態；強調深知文理的作家，要「並總群勢」，不能拘於一偏；必須「括囊眾體」，「隨勢各配」，才能「隨變而立功」，在文壇上出類拔粹。「隨變」二字，講明作家寫作之際，文體改變，語態必須隨著改變，這就是「勢」的「不定」。換言之，從文體和風格的聯繫來看，是有一定的，這就是劉勰所謂的「定勢」，也就是「即體成勢」；從作家寫作不同文體，必須有不同的風格展現來看，這種「勢」是不定的，也就是「因情立體。」

歸納劉勰這兩大段話，實和《文心雕龍·體性》所談的風格相對應，〈定勢〉所謂「典雅」、「清麗」、「明斷」、「覈要」、「弘深」、「巧豔」，即呼應〈體性〉講的：「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從劉勰為「八體」所下的定義看，除了「新奇」、「輕靡」，

其他六種風格都和〈定勢〉所言相應。至於〈定勢〉所謂「必入典雅之懿」、「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及「奇正雖反」、「剛柔雖殊」等語，也和〈體性〉「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之說相通。可見〈體性〉談風格，是從作家「因情立體」談，逆溯風格成因在於作家的才、氣、學、習四種因人而異的不確定條件，所謂「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定勢〉談風格，是從作品「即體成勢」談，探討風格與各種文體有確定的對應關係，所謂「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者也。〈定勢〉有一段話說：「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楯，譽兩，難得而俱售也。」劉勰用執弓射矢、鬻矛賣楯兩個鮮活的譬喻，生動地說明作家必須「兼通」典雅、壯麗等各種風格，但是在一種體裁或一篇作品當中，又不可能典雅與新奇，或是壯麗與輕靡兩種風格並存，這是作家在「勢」的「定」與「不定」之間，應該拿捏的分寸。整個風格的理論，由〈情采〉，而〈體性〉，而〈定勢〉；所謂「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三篇連貫一氣，雖然兆端於陸雲「先情」「尚勢」之說，但劉勰理論完密，又非陸雲〈與兄平原書〉寥寥數語之所能概括。

三、探討靈感及構思狀況

所謂靈感，是指作家根據自我的經歷而聯想到的一種創造性心靈活動；所謂構思，是指作家在孕育和創作中所進行的思維過程。劉勰〈神思〉進一步闡揚了陸機〈文賦〉的觀點。陸機談創作時的構思狀況：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于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文心雕龍·神思》）

陸機形象生動地論述寫作構思的過程，包括三點：一、構思時，必須專心致志，集中精神，才能發揮「觀古今」而「撫四海」的想像力。二、想像範圍廣闊無垠，作者心神能夠奔馳於「八極」、翱翔於「萬仞」、浮游於「天淵」、沉浸於「下泉」。三、意象的形成，必須充分結合從「羣言」、「六藝」吸取的材料營養，才能完美表達。劉勰根據這個說法，

〈神思〉開篇就講：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文心雕龍·神思》）

先給「神思」下定義，再講為文構思的玄妙狀況。所謂「寂然凝慮」、「悄焉動容」，均指構思之初，作家停止視覺和聽覺對外界的感受，而專一思慮；其意和陸機「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是一樣的。這時作家可以突破時空限制，「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也就是陸機說的：「精驚八極，心遊萬仞」；「恢萬里而無閼，通億載而為津。」到了意象形成，透過語言文字來呈顯的階段，思、意、言，此三者一體，作家脣吻流露出珠圓玉潤的聲調，眼前展布著風雲變幻的情景，這種狀態，近乎〈文賦〉講的：「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於是貼切的辭藻，如游魚出淵、翰鳥墜雲地紛紛在作家腦海中浮現。兩人對構思活動的詮解大致相應。

陸機對靈感的問題也有涉及，〈文賦〉說：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馭選，唯毫素之所擬。文微微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文賦〉）

陸機認為作家只有在「天機駿利」、靈感湧現的時候，才有可能寫出好的作品；而當「六情底滯」、靈感閉塞的時候，即使勉強去寫，也會徒勞無功。所以「或率意而寡尤」、「或竭情而多悔」。可見靈感的「通塞」，並非作家主觀意願所能決定。劉勰針對這個問題有相應的發揮，〈物色〉云：

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文心雕龍·物色》）

此言景物有恆久的姿態，而作家的思維卻難以捉摸；這也就是陸機說的：「來不可遏，去

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當「天機駿利」的時候，就能「率爾造極」；一旦「六情底滯」的時候，則「精思愈疏」；兩人說法桴鼓相應。〈物色〉又說：

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龍·物色》）

劉勰這一段談的是外在景物和內在精神相互感發，顯然立論在〈文賦〉的基礎上。陸機又說：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文賦〉）

此談到自然景物和四時變化，經常觸發了作家的情思。按《禮記·樂記》講：

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⁹

心與物相激相盪，音樂或文章乃因而產生。陸機闡發了〈樂記〉的心物交感說，劉勰又加以參酌，引申出更周延的理論。

陸機還談到寫作經常會有眼高手低、辭不稱意的情況發生，〈文賦〉自稱：

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文賦〉）

能懂得寫作規律，並不代表就能運用這些規律寫好文章；而寫作的難處，主要在「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陸機認為作家構思中的「意」，應當和想要表現的外界事「物」相符合，而「文」辭又需力求達「意」。能體會外物的種種微妙，已屬不易；即使心有所得，也未必能以言辭貼切地表達。這種扣緊「物」、「意」、「文」三者的關係來論寫作，陸機以前還不曾有過。而這三者，其實就是劉勰所講的「思」、「意」、「言」。〈神思〉云：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

⁹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卷37，頁662。

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文心雕龍·神思》）

劉勰論述運思的實際狀況，有如剝筍，層層深入。所揭示思想、意象、言辭三者不能密切配合的通病，雖然繼承〈文賦〉的觀點，卻講得更加透徹。所謂「意授於思」，「翻空而易奇」；「言授於意」，「徵實而難巧」。能夠「養心秉術」，使三者密合，就不會「半折心始」，而有陸機「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之歎了！

〈文賦〉又談到作家有運思遲速不一的現象：

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文賦〉）

作家運思快慢的原因何在？陸機沒有探索；劉勰則進一步指出：和文章篇幅的長短及作家才華的高低、學養的豐貧及文術的生熟有關。〈神思〉云：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沈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筆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疑在慮後，研鑒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鑒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文心雕龍·神思》）

劉勰舉司馬相如等六位擅長鉅製、運思遲緩之例，又舉劉安等六位敏於短篇、運思快速之例，以證明運思是否通暢？固然和作家才華、文章篇幅息息相關，但真正關鍵，還是在作家有無廣博的學問和練達的技巧？〈神思〉指出一般人常見的寫作通病：一是「理鬱者苦貧」，二是「辭溺者傷亂」；只有增廣見聞，才是救濟內容貧乏的食糧；貫串主旨，才是拯救措辭雜亂的良藥。如果作家能朝這兩個方向努力，對為文運思一定大有幫助。劉勰這種侃侃宏論，有效提出補偏救弊之方，較之陸機更加深入。

此外，陸機還提到臨文運思的纖曲微妙很難說得清楚，〈文賦〉云：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文賦〉）

陸機這段話，可視為序言：「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的具體說明；他認為寫作的妙諦，千變萬化，有時很難以言詮。劉勰繼承了這個說法，〈神思〉篇末：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文心雕龍·神思》）

此言「情數詭雜，體變遷貿」，講明作家情理和作品風格的複雜奧妙，近乎陸機談的「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而所謂「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也可視為對陸機「或言拙而喻巧」、「或襲故而彌新」等六個排句的文意概括。劉勰用織布作比喻，把拙辭、庸事比作麻，把巧義、新意比作布，強調創作需經過不斷加工，不僅止於把拙辭和庸事去掉，還要積極地從中提鍊出巧義和新意；也就是除了修飾語言文字，更要加強思想內容，使文章主旨鮮明、形象生動。至於兩人或採用飲食、斲輪、歌舞為喻，說明「言所不追」、「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輪扁所不得言」、「輪扁不能語斤」；均可看出劉勰〈神思〉、〈物色〉之觀點、舉例和行文措辭，對陸機〈文賦〉有多方面的取擇和借鑑。

四、關注為文宜養神衛氣

所謂養神衛氣，是指作家如何涵養精神保衛文氣？劉勰對陸機〈文賦〉「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的疑惑，有深入的探討，〈養氣〉說：

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

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刀發如新，腠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文心雕龍·養氣》）

劉勰認為作家當精神疲乏時，應「煩而即捨」；等心意爽快之際，才「舒懷以命筆」。這是承接〈神思〉：「養心秉術，無務苦慮，含章思契，不必勞情」的論點，並提倡「率志委和」、「優柔適會」、「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的「節宣」之道。強調作家能謹守這個原則，才能神旺思敏、慮明氣靜；其養氣的目的在保養精神，進而涵養文機。這種高論鴻裁，較之陸機，稱得上是青出於藍。

至於陸雲〈與兄平原書〉第十五首說：「文章既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第二十一首說：「雲久絕意於文章，由前日見教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為復欲有所為以忘憂。」第十六首說：「愁邑忽復欲作文，……為以解愁而作文。」從這三封信看來，陸雲頗能體會寫作的甘苦，他說文章「可羨」，兼能「解愁忘憂」，與陸機〈文賦〉所謂「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一致，肯定了寫作的價值和樂趣；但又深為寫得不工，「煩勞而棄力」所苦，其心理十分矛盾。生動地刻劃出創作者孜孜矻矻的形象，傳達了苦悶的心聲。其第七首說：「〈述思賦〉黨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稱讚陸機寫〈述思賦〉，能竭盡心力，一鼓作氣；但是自己卻意緒蕭條，了無靈感。講明作家在運思遲速方面完全不能勉強。劉勰秉持這種看法，〈養氣〉說：

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至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文心雕龍·養氣》）

劉勰認為寫文章，本在抒發內心的沉悶抑鬱，累了就必須休息，不能像蘇秦做學問一樣，引錐刺股，自我策勵；更何況作家運思，有時通暢，有時阻塞；碰到神志昏迷的時候，愈思考愈糊塗，還不如擱筆來得好。所謂「申寫鬱滯」、「錐股自厲」、「思有利鈍」，和〈與兄平原書〉「解愁忘憂」、「黨自竭厲」、「思有利鈍」等語，在措辭和立意上遙相呼應，顯然劉勰多半採酌陸雲的看法，而有所共鳴。針對陸雲這種「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的病例，如何「撫擾文慮」，對症下藥呢？劉勰揭示養氣之法，就是：「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他不贊成像陸雲那樣「銷鑠精膽，蹙迫和氣」，而主

張「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能夠適當地節宣，才能調養精神，涵育文機。如果陸雲後生於齊梁之際，得見〈養氣〉，而謹守劉勰「衛氣之一方」，當可神旺思敏，而無「困瘁」之歎了！

至於劉勰〈才略〉稱陸雲「敏於短篇」，加以追究，實因陸雲健康不佳，作文往往焦思竭慮，深自困苦，導致文章篇幅都不長。陸雲〈與兄平原書〉一再談到寫作運思和健康問題，第二十一首說：「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閒視〈大荒傳〉，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第三十二首又說：「雲頃不佳思慮，胸腹如鼓，在不便眠。」第十七首說自己寫作時：「不佳思慮。」第三首說自己想修改草稿：「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以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第十五首說：「前作二篇，後為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數日。」第十六首又說：「苦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第三十五首說：「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第二十六首說：「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第七首說：「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陸雲嘆息「大文難作」，又自謙「才不便作大文」，像撰寫〈登臺賦〉、〈大荒賦〉這一類長篇鉅作，都「極未能成」而「交自困絕」。為什麼寫作「了無復次第」呢？是因「不佳思慮」、「了不可以思慮」；每每「小思慮，便大頓極」；可見陸雲運思之時，體力和精神都不濟；他經常一用思，「腹立滿，背便熱」、「胸腹如鼓，夜不便眠」，內心感到非常「可悲」；至於成篇後，更「羸瘁數日」、「體力甚困瘁」。他「不知何以乃爾？」更感覺在「體中不快」的情況下，創作真是一件「自勞役」的苦差事；期盼冬天健康能好轉，方能將文章改定。此可證劉勰〈鎔裁〉說他「思劣」，是信而有徵。所以陸雲在〈與兄平原書〉第三首對創作表示灰心，感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以此自勞役。」《文心雕龍·養氣》說：「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成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劉勰認為作家之器識才分都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嘔心瀝血，不知節制，內在的精氣會日漸消耗，外在的神志更受到斲傷，必致憂勞成疾。像王充、曹褒都經年累月地耗用心思，煎熬肝膽，並不足為法，所以曹操擔憂文章會傷害性命；陸雲慨嘆用心思易困頓精神，並非虛談。這一番侃侃大論，顯然是遍讀陸雲書信，同情之餘，有感而發。

五、強調立意與先情後采

所謂立意，是指確立文章主旨；所謂先情後采，是指為文必須優先考慮思想感情，然後再安排文辭藻采。〈文賦〉論述為文須先確立主旨：「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陸機談的是在選擇事義、布置章節、考究字句之前，應以先安頓情理為根本骨幹，然後再鋪陳辭采為枝葉花朵；謹守本原則，文章才能辭意通暢。

《文心雕龍·情采》也說：「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劉勰樹立「先情後采」的文學觀，又高揭控情馭采之術，篇中所謂「理正而後摛藻」，與陸機「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大旨相同。至於在「立幹」、「結繁」，也就是立意措辭之時，難免會有蕪蔓雜亂之病，該如何救濟呢？陸機語甚簡括，沒有詳及；劉勰則偉論滔滔，大暢其旨，〈鎔裁〉說：

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櫟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辭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數者，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數而言重，則蕪穢而非瞻。（《文心雕龍·鎔裁》）

劉勰先敘鎔裁的作用，次論鎔意的原則，三講裁辭的方法。先就鎔裁的作用言：它可以「櫟括情理」，使「綱領昭暢」；「矯揉文采」，使「蕪穢不生」。次就鎔意的原則言：「規範本體」，必須樹立「三準」，也就是命意構思之際，先安頓情理，再選取材料，而後斟酌文辭；這三個步驟俱備，然後開始動筆。如果不遵守這三個準則，雜亂之意必定紛至沓來，駢贅之語也會層出不窮。簡單說：鎔意目的在使文章「首尾圓合，條貫統序」；這兩句話和〈附會〉強調「首尾周密，表裏一體」、「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見解一貫。三就裁辭的方法言：「剪裁浮辭」，必須在「規範本體」之後，劉勰認為字句當增則增，該刪就刪；如果才思謹嚴，善於刪節，必須做到「字去而意留」；倘若想像豐富，喜歡鋪陳，也要做到「辭殊而義顯」。劉勰這種通達的態度、周密的思考及所謂「三準」的高度概括力，是我國文論發展臻於成熟的表徵。窮其淵源，其實

濫觴於陸機〈文賦〉「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等寥寥數語。

至於〈文賦〉分析十種文體各有特定風格之後，又歸納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陸機強調不管那一種文體，都必須遵守「理舉」、「辭達」的寫作要求，從內容看，要情理鮮明；從形式看，要措辭暢達。他主張去除思想的偏邪，節制行文的放任；凡是冗浮繁長的辭意，都應該大肆刪削。劉勰〈諸子〉同樣強調「棄邪而採正」；〈情采〉更提醒作家「按轡於邪正之路」，這都是陸機「禁邪」主張的延伸。至於〈鎔裁〉所謂：「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和「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瞻。」也是演繹了陸機「制放」、「無取乎冗長」的觀點。

在《文心雕龍·鎔裁》篇末，劉勰比較二陸兄弟優劣，且批評陸機：

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梠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文心雕龍·鎔裁》）

按〈文賦〉講：

彼榛梠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故踳踳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文賦〉）

陸機譬喻那些蕪句繁辭，就像未經修剪的叢林荊棘，也會因翠鳥棲遲而發出光彩；俚俗的〈下里巴人〉和高雅的〈陽春白雪〉相綴並存，也可以映襯樂曲的奇偉。何況自己寫作的才華是那麼短淺，好比單腳行走在矮牆之上那樣艱辛，也只好任由平庸的音符拼湊成曲。劉勰不滿陸機「榛梠勿剪」、「庸音足曲」的論調，認為〈文賦〉不乏高明的見解；但是漂亮的錦繡裁製衣服，尚且不能隨便放大衣領和袖口，陸機難道不懂得文章一樣應該「修短合度」嗎？總之，陸機口說而未能行，是由於對自己的心血結晶不忍刪繁割愛。黃侃云：

「士衡才優」已下一段，極論文之不宜繁。自是正論。然士龍所云「清新相接，不以為病」，士衡所云「榛梠勿翦，蒙榮集翠，亦有此一理。古人文傷繁者，不僅士衡一人。閱之而不以繁為病者，必由有新意清氣以彌縫之也。¹⁰

¹⁰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鎔裁第三十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頁113。

黃侃贊同陸雲之見，且為陸機「榛桔庸音之辭不妨保留」的立場緩頰。

其實陸雲論文，起初也是先情後辭，重形式而輕內容，〈與兄平原書〉第十一首云：

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與兄平原書〉）

意謂自己衡文，原本先考慮文辭藻采，再考慮情感表現；後來聽陸機說張華父子論文有異於此，便幡然改悟，把考慮情感放在推敲文辭之前。通觀他給兄長寫信，曾多處談到作品的情感表現，像第九首讚揚陸機〈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為清妙。」第三十五首推崇陸機的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都是歎其至情溢乎言外，可以玩味，所以為妙。又第四首云：「〈答少明詩〉亦未為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是批評陸機〈贈武昌太守夏少明〉詩，在送別之際，不能抒發「惻然傷心」之情，辭不悲苦，便難感動讀者。前者以情深而歎其工，後者以欠缺惻然之言而怪其拙，可見不管是評賦、論詩，感情真摯與否？確是作品佳妙的關鍵所在。所以他第三十一首批評王粲某些賦作「平平」；是因「不得言情處」；又第二十首自稱所作〈九愍〉，敘述屈原「與漁夫相見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表現出陸雲重視作品動人的情感；他在篇中極力渲染屈原的愁鬱之情，以寄寓文人遇合、死生、別離的悲懷感慨，頗稱工妙。

《文心雕龍·定勢》推崇這種看法，劉勰說：

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文心雕龍·定勢》）

劉勰稱讚陸雲從善如流，迷途知返；並引述陸雲的話，來佐證自己「情固先辭」的觀點。所以〈定勢〉開篇說：所有文壇作品，「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篇末贊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因利聘節，情采自凝。」〈定勢〉重點即在論「即體成勢」、「形生勢成」，緊接下一篇〈情采〉則意在論「因情立體」、「情采自凝」。而〈情采〉也就是以〈定勢〉揭櫫的「情固先辭」為主軸，進一步推闡，所謂：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龍·情采》）

既然織布時，經線安置妥當，然後緯線才能穿梭而成；那麼寫作也是一樣，應該情理先行確定，然後措辭方能通暢。劉勰認為這是作家摛布文采的大本大源，不可不慎。他運用這個標準，對以往的文學作品重新評估，判別「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前者「志思蓄憤，吟詠情性」，具有深刻的思想，所以讀之動人心弦；後者「心非鬱陶，苟馳夸飾」，缺乏強烈的感情，所以味之令人煩厭。一種是先有感情，而後創作；一種是運用華辭，無病呻吟。文風之每況愈下，歸根究柢，就在於形式泛濫，淹沒了內容；這是漢魏兩晉以來侈靡的風氣作祟，劉勰唾棄這種作品：「繁采寡情，味之必厭。」要求文章以「述志為本」。顯然〈情采〉之論，發揚了陸雲「先情後辭」的衡文觀點。

六、講究謀篇與安章造句

所謂謀篇，是指謀劃篇章結構；所謂安章造句，是指安排段落和鑄造句式。既然主旨已經確立，為文又如何謀篇布局呢？〈文賦〉也略有涉及：

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文賦〉）

陸機說明篇章組織，有時候是依枝布葉，先立主幹；有時候是順流探源，後明主旨；有時候是義本隱晦，逐步推闡。劉勰〈序志〉說：

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文心雕龍·序志》）

〈知音〉講：

沿波討源，雖幽必顯。（《文心雕龍·知音》）

前者咎責各代文論家之失，後者申述鑑賞的方法；在譬喻和措辭上，都化用了〈文賦〉。不過真正闡發其內涵者，見於〈附會〉：

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

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文心雕龍·附會》）

劉勰申明「附辭會義」之術，也就是謀篇布局的方法，特別強調「意在筆先」，也就是謀篇必先立意。因為凡是體大思精的作品，大抵分枝別派，頭緒紛繁。要想齊一流派，必先討源；清理枝條，必循根幹，所以附麗文辭、會合事義，務先總攬全文的中心思想，然後再去鋪陳文辭。事理之應顯明者，就率然直陳；應含蓄者，就曲折委婉。使全文首尾照顧周密，表裏凝結一體，這就是附辭會義，謀篇布局的基本原則。所謂「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從行文和立意看，正是陸機上述三句話的推衍。

謀篇布局完成之後，又如何安排章句，使義脈通貫呢？〈文賦〉講：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因應繩其必當。（〈文賦〉）

有時後段牴觸前段，有時前章妨礙後章，有時文辭拙劣而道理合宜，有時言語通順而事義乖違；碰到這種前後矛盾、辭理衝突的情形，斷然分開則兩全其美，勉強湊合必兩敗俱傷，所以作家在這種微妙的地方，選辭命意要嚴加考校，去留取舍須仔細斟酌。既經剪裁和權衡，文章法度才能歸於至當。劉勰〈總術〉也說：

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文心雕龍·總術》）

這兩句蓋脫胎於〈文賦〉「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至於劉勰〈章句〉，更大肆推展陸機的觀點，所謂：

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文心雕龍·章句》）

劉勰揣摩通貫義脈的方法，實端賴安排章句；詞句搭配得當，才能順理成章。所以開頭的

文字，要預埋線索，暗示篇腹的內容，收尾的文字，要檢討過脈，回應前文的要旨。這麼一來，從形式上看，則辭藻綺麗交錯；從內容上看，則文義脈絡貫注。一篇傑出的作品，就好比美麗的花朵，花瓣承於花萼，花萼承於花跗，彼此密切相接、首尾連貫，結合成一個整體。反過來說，如果辭句聯屬不能朋比相附，就會像孤立無援的遠客；事理安排不能依照順序，就會像飄泊不安的遊子。可見字句切忌錯亂顛倒，章節要注意先後順序，這是作家抒發情思、從事寫作的共同法則。至於〈附會〉篇末也談到：

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文心雕龍·附會》）

此強調文章開頭、結尾、分段、措辭，都要首尾銜接、前呼後應。通觀〈附會〉、〈章句〉之說，實相表裏；而其論實肇啟於陸機。

七、重視多樣化修辭技巧

所謂修辭，是指修飾文辭。除了確立主旨、謀篇布局、安排章句之外，陸機〈文賦〉還談到一些修辭手法，像精警、含蓄這些創作技巧：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文賦〉）

陸機強調篇中有了精警之句、含蓄之辭，才能夠聳人聽聞、悅人心目，贏得讀者的讚賞。《文心雕龍》根據他的說法，專立〈隱秀〉一篇。開宗明義就講：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隱有秀。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文心雕龍·隱秀》）

劉勰首先界定「隱秀」的義涵，並說明其功用。他認為「隱」，指情理內蘊，餘味無窮，也就是「文外之重旨」，「以複意為工」；「秀」，指精采外揚，要言破的，也就是「篇中之獨拔」，「以卓絕為巧」。藉著這兩種藝術手法，可以使寫作文旨含蓄，造語生動，而臻於妙境。我們看〈隱秀〉第二段，論「隱」的特質和妙境云：

夫隱之為體，義生文外，祕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文心雕龍·隱秀》）

所謂「川瀆之韞珠玉」、「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完全是點化陸機「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的譬喻。至於談到《文心雕龍》的「秀」，黃叔琳推測其立論根源：

陸平原云：「一篇之警策」，其秀之謂乎？¹¹

至於陸雲提倡辭意「清省」，也頗受劉勰重視。陸雲一再指出陸機文章病在繁累，具絕高的洞察力，像〈與兄平原書〉第十一首講：「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為爾不？……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第十八首說：「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于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多也。」又第二十一首說：「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為功力。」第五首指摘陸機〈二祖頌〉有贅句，所謂：「然意『故復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另外第二十四首也講：「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為足。」按陸機下筆琳琅，弊在蕪蔓，迭見於前人評述；《晉書》本傳稱他「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又提到張華親口對他說：「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甚至驚嘆「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¹²但是南朝宋劉義慶指陳陸機得失，引孫興公語云：「陸文深而蕪」¹³；梁鍾嶸評潘岳詩時，比較潘、陸二人優劣，也引謝混語：「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¹⁴就長處講，陸是「深」富似「金」；就短處言，是「蕪」穢如「沙」。這些見其巧而知其拙的評斷，實濫觴於陸雲當日信中的褒貶。他所謂「多」、「微多」，皆指辭意冗繁言。他認為「文實無貴于為多」，勸陸機利用暇日，「鉤除」瑕累。他對待自己的文章，也同

¹¹ 黃叔琳：〈隱秀第四十〉，《文心雕龍輯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8，頁14。

¹²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54，頁9。

¹³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65。

¹⁴ 梁·鍾嶸：《詩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上，頁5。

樣用心修改，像第二十七首，敘述自己把模倣蔡邕所作的〈祖德頌〉寄給陸機：「願兄為損益之；欲令省而正自輒多。」是說自己欲省而未能，有心手不相應之憾，希望陸機幫忙潤飾。又第十一首，稱所作：「〈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又第十五首，敘述函寄自撰的〈登臺賦〉給陸機：「願小有損益，一字兩字，不敢望多。」第三十四首說：「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恆謂之佳。』」深刻反映出陸雲對潤色文章的鄭重其事。

《文心雕龍·鎔裁》云：「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

劉勰這段話，係就前引書信第十一首發議，他認為陸雲講求「清省」，雖然一再憾恨陸機綴辭繁縟，卻又稱讚其兄作品清新流暢，瑕不掩瑜；劉勰認為這是惟恐傷害手足之情所說的客氣話，其實陸機作品確實有很多冗蕪；他徵引〈文賦〉語，說明陸機「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議對〉也批評陸機「腴辭弗剪，頗累文骨。」在陶鎔辭意方面，顯然陸雲更勝陸機一籌。是以〈才略〉云：「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劉勰比較鋪陳事義：陸機才華洋溢，陸雲運思遲緩；比較鎔裁篇章：士龍爽朗洗練，士衡繁瑣雜亂；所以陸雲長於短篇而鮮潔無病，陸機專擅鉅作而不能免瑕。《晉書》講陸雲「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¹⁵和劉勰稱士龍「朗練」，識見高卓一致。〈總術〉慨嘆時人：「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又譏彈「博塞之文」，「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綜合《晉書》和《文心雕龍》、《世說新語》、《詩品》等評，可見陸機雖不會「少既無以相接」，誠難免「多亦不知所刪」，而處在妍蚩並惑之列。陸雲在練辭研術方面，則深獲劉勰肯定。

劉勰推崇陸雲「雅好清省」，自己重不重視「清省」呢？根據〈鎔裁〉、〈風骨〉，《文心雕龍》雖罕言「省」，其實已經將之轉化為鎔裁辭意的一大套理論。至於「清」，更是兩人重要的審美標準；像陸雲評價欣賞的佳作，往往用包含「清」字的詞語，像第九、二十五、十八首稱讚陸機〈感逝賦〉、〈園蔡詩〉和自撰〈祖德頌〉「清工」；第九、十首稱讚陸機〈述思賦〉、〈弔少明〉「清妙」；第十一首稱讚陸機「茂曹碑」「清美」、篇作「清新」；第十三首稱讚《楚辭》「清絕」；第二十二首稱讚張華〈女史箴〉「清約」，都含有以文風清爽流暢為美之意。至於劉勰，也習用「清」來衡文，像〈宗經〉說：「文能宗經，體有六義，體有六義。」六種取法經典的效益當中，就包括「風清而不雜」；〈風

¹⁵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54，頁9。

骨〉也講求「風清骨峻」；至於用「清」、「清允」、「清切」、「清典」、「清和」、「清采」、「清要」、「清美」、「清省」、「清英」、「清風」、「清峻」、「清氣」、「清通」、「清越」、「清新」、「清暢」、「清綺」、「清靡」、「清鑠」的詞語來評價作家，更多達數十例；足見陸雲把「清」視為創作追求的最高境界，劉勰於此同等重視。

陸雲很重視造語的獨拔，力求精警，像〈與兄平原書〉第四首云：「〈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非兄文之休者。」第五首說：「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第二十四首說自己著書：「前數卷為時有佳語。」第十八首推崇：「〈九悲〉多好語，可耽詠。」第十二首說：「〈感丘〉其弔夷齊，辭不為偉，兄二弔自美之。」第二十一首譏彈：「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豬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他認為陸機〈祠堂頌〉、〈劉氏頌〉，雖然寫得不錯，但是沒有「出言」、「出語」，所以不能算上乘之作，〈九悲〉多「好語」，足以令人玩味。至於自己寫文章，也非常用心錘鍊「佳語」。復比較陸機的三篇作品，說〈感丘賦〉之弔伯夷、叔齊，缺乏偉辭，所以不如〈弔蔡邕文〉、〈弔魏武帝文〉；又嘲諷時人，寫洋洋數千言的長賦，沒有偉藻，漫不成體統。所強調的「出言」、「出語」、「好語」、「佳語」及「偉辭」、「偉藻」，其實就是陸機〈文賦〉講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劉勰說的：「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范文瀾說過：「所謂『出語』，即秀句也。」¹⁶

〈隱秀〉在元代亡佚部分文字。根據張戒《歲寒堂詩話》引劉勰說：「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可見原篇在南宋尚存。就殘餘的文字看，「隱」是指含蓄，「秀」是指精警；是我國文學創作上常用的兩種修辭手法。陸雲強調的「秀」，也就是辭句精采外揚、要言破的。劉勰〈隱秀〉贊曰：「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造語生動，而能使情景狀溢目前，讓人精神為之一振，這就是陸雲講求「出言」、「出語」的修辭藝術效果。

關於誇飾這種創作技巧，陸機〈文賦〉則提到：「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陸機強調誠於中而形於外，內心變化可以由顏面去探求；當文思涉及快樂的事，辭面要洋溢歡笑，心中滿懷哀傷之情，筆下要無限嗟歎。《文心雕龍》也設了〈夸飾〉一篇，劉勰云：「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從措辭看，顯然擷取陸機的譬喻，並推演出一套「夸而有節，飾而不誣」的周延理論。

¹⁶ 梁·劉勰，范文瀾注：〈隱秀第四十〉，《文心雕龍注》（上海：開明書店，1936年），卷8，頁21。

八、結語

劉勰〈序志〉稱：「陸賦巧而碎亂」，〈總術〉說：「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所謂「巧」、「曲盡」、「纖悉」，是推崇陸機談論創作，涉及到很多隱微、曲折、細緻的層面，而值得稱賞；所謂「碎亂」，則是批評這些涉及的創作層面，在論述上，顯得零碎雜亂，還無法像《文心雕龍》那樣架構嚴謹，能夠用〈總術〉講的：「列在一篇，備總情變」，來控馭卷六到卷九，由十九篇所構成的文術論。至於指責「實體未該」，也切合真象；畢竟陸機重點不在囊括眾體，當然無法像《文心雕龍》卷二到卷五，用二十篇的文字來包羅各種體製。既然從文體論看，他不能「圓鑒區域」；從文術論看，也無法「大判條例」，那麼劉勰褒貶交加，也算是持平客觀。

從現存文獻看，影響劉勰文體論最大的是摯虞；而影響其文術論最深的是陸機；可惜《文章流別論》僅存十之二三；而〈文賦〉幸能一窺全豹。經過爬羅剔抉，詳加對照，可證《文心雕龍》借鑑陸機，汲取養分之處指不勝屈。像在綜論文章風格與體勢方面，〈文賦〉標舉十體，並分別概括其寫作風格，影響了〈定勢〉、〈明詩〉、〈詮賦〉、〈誄碑〉、〈銘箴〉、〈頌贊〉、〈論說〉、〈奏啟〉等篇；在關注為文構思靈感與養神衛氣方面，揭示構思的經過、靈感的通塞，及「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困擾，影響了〈神思〉、〈物色〉、〈養氣〉等篇；在強調先情後采與立意謀篇修辭手法方面，包括確立主旨、謀篇布局、安排章句、精警含蓄、誇張修飾，影響了〈情采〉、〈鎔裁〉、〈附會〉、〈章句〉、〈隱秀〉、〈夸飾〉等篇。從《文心雕龍》的開創看，其文學創作論的思慮縝密，已非陸機所能想望；其他如文學思想論、文學體裁論、文學批評論的體系龐偉，更非〈文賦〉之望塵所能及。

針對陸雲方面，通計現存〈與兄平原書〉三十五首，當中論及文學者，多達二十七首，超過四分之三，顯見所言雖然沒有凝為專篇，然當日和其兄反覆商量，莫不關心文事，唇齒相依。在重視體勢方面，他強調自己「尚勢」；但是對於「勢」，如何「尚」法？沒有說明；劉勰則為「勢」下定義，並推闡它和體裁「即體成勢」的對應關係。在養神衛氣方面，他主張寫作可以「解愁忘憂」，感嘆「用思困人」，說明「思有利鈍」；劉勰共鳴之餘，更積極提出「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的「節宣」、「衛氣」之道。在先情後采方面，他受到張華父子的啟發，而後導引了劉勰〈情采〉：「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之論。在提倡清省方面，他批評陸機辭「多」之病，希望能「鉤除」繁冗；針對自我的作品，也同樣多方「損益」，力求精覈；他認為字句「省」，文風才能「清」；對劉勰提出「鎔意裁辭說」和「風清骨峻論」啟迪很大。在力求精警方面，他鍾

鍊「出言」、「出語」、「偉辭」、「偉藻」，一再用來自評、評人，和劉勰特意探討篇中獨拔語密切相關。綜合以上，可見陸雲對劉勰撰寫《文心雕龍》影響不小；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遞嬗當然有其貢獻。不過研究魏晉文論的專家，對他較不重視；乃至郭紹虞批評〈與兄平原書〉「過涉瑣碎，無關弘旨，故不贅述。」¹⁷如果稱陸雲持說，表徵中國文論到西晉仍處在方興未艾的階段，而缺乏體系，「過涉瑣碎」，也許符合事實；但一概斥為「無關弘旨」，恐難免於失察。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巨輪是不斷向前滾動發展的，從魏晉遞嬗到南北朝，我們看到二陸兄弟點燃的文學理論火把，傳承到劉勰手中，又發展得更加光亮。

¹⁷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四篇·第一章第二節》（臺北：明倫出版社，1975年），頁81。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禮記注疏》*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Rites*（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82 年）。
- 宋·劉義慶 LIU, YI-QING：《世說新語》*Shi Shuo Xin Y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68 年）。
- 梁·劉勰 LIU, XIE，范文瀾 FAN, WEN-LAN 注：《文心雕龍注》*Wenxindiaolong An Note*（上海 Shanghai：開明書店 Kaiming Bookstore，1936 年）。
- 梁·劉勰 LIU, XIE，楊明照 YRNG, MING-ZHAO 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The Revised Wenxindiaolong Proofreading Notes*（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0 年）。
- 梁·鍾嶸 ZHONG, RONG：《詩品》*Shi Pin*（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68 年）。
- 唐·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晉書》*Jin Shu*（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1970 年）。
- 清·章學誠 ZHANG, XUE-CHENG：《文史通義》*Tongyi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68 年）。
- 清·嚴可均 YAN, KE-JUN 校輯：《全三國文》*Quan San Guo Wen*，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Articles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Qin,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京都 Kyoto：中文出版社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1981 年）。
- 清·嚴可均 YAN, KE-JUN 校輯：《全晉文》*Quan Jin Wen*，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Articles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Qin,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京都 Kyoto：中文出版社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1981 年）。

近人論著

- 黃叔琳 HUANG, SHU-LIN：《文心雕龍輯注》*Annotation to Wenxindiaolong Collection*（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1970 年）。

黃侃 HUANG, KAN：《文心雕龍札記》*Notes on Wenxindiaolong*（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1973 年）。

郭紹虞 GUO, SHAO-YU：《中國文學批評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臺北 Taipei：明倫出版社 Minglun Publishing House，1975 年）。

蔣祖怡 JIANG, ZU-YI：《文心雕龍論叢》*Collection of Wenxindiaolo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5 年）。

How The Reference and Creation of Liu Xie's "Wen Xin Diao Long" to Two Lu Brothers' Literary Theory

LYU, WU-JYH

(Received August 25 , 2021 ; Accepted December 22 , 2021)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truth that Liang Dynasty Liuxie considered and further pioneered the literary theory of the Two Lu brothers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here are six levels as follows: discussing comprehensive dissertation style and posture; searching for inspiration and conception status; pay attention to writing must keep spirit and vitality; emphasizing the meanings and emotions and then phrases; aiming at the content planning and sentences making; and valuing the diversified rhetorical skills. Combining the above six points, it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at Liu Xie's "Wen Xin Diao Long" has largely considered the views of Lu Ji's "Wen Fu" and Lu Yun's "Letter to brother Pingyuan", and dialectically; Can gather the essence of the pre-Wei-Jin literary theory, innovate the old and bring forth the new.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Xuecheng said that "Wen Xin Diao Long" is "large scale and thoughtful" and "includes various literary theories." This is really not a casual praise.

Keywords: Liu Xie; "Wen Xin Diao Long"; Two Lu Brothers; Lu Ji; "Wen Fu"; Lu Yun; "Letter to brother Pingyuan"

